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之八十五

宋

高宗皇帝

王紹興二年

金天會十年

春正月復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科

韓世忠拔建州范汝爲自焚死

世忠聞汝爲入建州曰建居閩嶺上流賊沿流而下七

郡皆血肉矣亟率步卒三萬水陸並進直抵鳳凰山名

茶山在建寧府建安縣東

五日破之汝爲自焚死斬其二弟岳吉以

徇擒其謀主謝嚮施達及裨將陸必彊等五百餘人

世忠

初欲盡誅建民李綱自福州馳見世忠曰建民多無辜

世忠乃令軍士駐城上聽民自相別農給牛穀商買弛

征禁脇從者汰遣獨取附賊者誅之民感更生家爲立

祠捷聞帝曰雖古名將何以加世忠因進討江西湖廣

盜

帝如臨安。

從呂頤浩之請也。

二月以李綱為湖廣宣撫使。

置御前忠銳軍。

分降盜崔增李捧邵青趙延壽李振單德忠徐文

字彥武

州掖縣人等所部兵為七將名御前忠銳軍隸步軍司非樞

密奉旨不許調遣

徐文勇力過人揮刀重五十斤所向無前眾呼為徐大刀以功為沿海水

軍都統制諸將忌之譖其將叛朝廷遣兵襲之文遂以所部海舟及官軍自明州浮海抵鹽城降于劉豫

帝初御講殿。

自播遷以來經筵久輟至是復之。

桑仲以羣盜擁護官後
尚屢為寇掠今請合兵收
復京師固難必其果由忠
相呂頤浩遠從而假以節
制殊為輕率霍明疑其謀
逆諉而殺之明亦被害無
以證仲與明之孰為曲直
舊史于仲有過于之詞果
何所據而云然耶

三月桑仲請合諸鎮兵復中原許之知郢州霍明襲殺仲
仲將李橫擊明走之

仲上疏願協力收復京師乞朝廷舉兵為聲援呂頤浩

信之乃命仲節制軍馬復劉豫所陷州郡仍命翟興解

潛王彥陳規

字元則密州安邱人

孔彥舟王亨等諸鎮撫使相為

應援仲至郢州調兵知郢州霍明疑仲有逆謀誘而殺

之襄鄧統制李橫擊走明復其州

河南鎮撫使翟興為其下所殺詔以其子琮代之

劉豫將遷汴以興屯伊陽山憚之遣蔣頤持書誘興以

王爵興斬頤而焚其書豫復陰啗興裨將楊偉以利偉

遂殺興攜其首奔豫興在河南累年軍少食乏而能激

以忠義。士莫不自奮。金人畏之。諸陵得不侵犯。及死。詔

以其子琮嗣職。

夏四月。以翟汝文

字公巽。丹陽人。

參知政事。

初。汝文知密州。秦檜為州文學。汝文薦其才。故檜引以

輔政。

汝文雖為檜所薦。然性剛。不為檜屈。至對案相詬。目檜為金人奸細。未幾即罷。

詔呂頤浩都統江淮荆浙諸軍事。開府鎮江。

頤浩信桑仲之言。屢請出師。身自督軍北向。秦檜諷

人言。周宣王內修外攘。故能中興。今二相宜分任內外。

于是帝諭頤浩及檜曰。頤浩治軍旅。檜理庶務。如種蠶

分職可也。乃命頤浩開府鎮江。

頤浩辟文武士。人以神武後軍。

餘

忠銳。崔增趙延壽二軍從行。韓世忠張俊劉光世岳王璣楊沂中等皆隸焉。已而頤浩次常州。趙延壽兵叛。

于呂城犯金壇殺知縣胡思忠。頤浩聞桑仲死已悔出師及延壽叛遂稱疾不進王德追延壽至建平誅之。頤浩尋召還行在。呂城鎮名在鎮江府丹陽縣東南。金壇唐縣今屬鎮江府建平。宋縣今屬廣德州。

劉豫徙居汴

豫至汴尊其祖考為帝置于宋太廟。是日暴風捲旂屋

瓦皆振士民大懼

豫分置河南汴京洵沙官兩京冢墓發掘殆盡賦斂煩苛民不聊生

岳飛追曹成大敗之成走邵州

成既陷道州復陷賀州帝命岳飛權荆湖東路安撫都

總管付金字牌黃旗招成成聞飛至驚曰岳家軍來矣

即遁飛追至賀州力戰大破之成乃自桂嶺

即古萌渚嶠五嶺之

第四嶺也

置砦至北藏嶺

與下蓬頭嶺俱桂嶺之支

連控隘道以眾

十餘萬守蓬頭嶺飛部纔八千人一鼓登嶺破其眾成

奔連州。

唐置。今隸廣東。

飛謂部將張憲徐慶王貴曰。成黨散去。

追而殺之。則脇從者可憫。縱之則復聚爲盜。今遣若等。

誅其首而撫其眾。慎勿妄殺。累上保民之仁。于是憲自。

賀連慶自邵道貴自郴桂招降者二萬。與飛會連州進。

討。成走入邵州。

金以尼瑪哈爲都元帥烏珠副之。

五月。以權邦彥簽書樞密院事。

邦彥獻圖中興十議。遂有是命。

邦彥與政。碌碌無所建明。常助呂頤浩以排李綱。

綱士論少之。未踰年卒。

育太祖後子。偁之子伯琮于宮中。賜名瑗。

元懿太子卒。帝未有後。范宗尹嘗造膝請建太子。帝曰。

太祖以神武定天下。子孫不得享之。遭時多艱。零落可
憫。朕若不法仁宗爲天下計。何以慰在天之靈。于是詔

知南外宗正事。令廣選太祖後將育宮中。

會上虞縣丞
婁寅亮上書

曰。先正有言。太祖舍其子而立弟。此天下之大慮。仁宗感悟其
薨。章聖取宗室育之宮中。此天下之大慮。仁宗感悟其
說。召英宗入繼大統。文子文孫。宜君宜王。遭罹變故。不
斷如帶。今有天下者。獨陛下一人而已。屬者椒寢未繁。
前星不耀。孤立無助。有識寒心。天其或者深戒陛下。追
念祖宗公心。長慮之所及乎。崇寧以來。諛臣進說。獨推
濮王子孫。以爲近屬。餘皆謂之同姓。遂使昌陵之後。寂
寥無聞。僅同民庶。藝祖在上。莫肯顧歆。此金人所以未
悔禍也。望陛下于伯字行內。選太祖諸孫有賢德者。視
秩親王。俾牧九州。以待皇嗣之生。退處藩服。庶幾上慰
在天之靈。下繫人心之望。書奏。帝讀之大感歎。

周王事見前。婁寅亮字陟明。永嘉人。

至是選秦

王德芳五世孫左朝奉大夫子偁之子伯琮入宮。命張

婕妤鞠之。生六年矣。尋以伯琮爲和州防禦使。賜名瑗。

其後吳才人亦請于帝。乃復取秉義郎子彥之子伯玖。命才人鞠之。亦太祖後也。尋賜名璩。

張浚以劉子羽知興元府。

時吳玠戍河池。

注見前。

王彥戍金州。二鎮皆饑。興元帥臣

閉糴。玠彥皆願得子羽守漢中。浚乃承制拜子羽爲經略使。知興元。通商輸粟。二鎮遂安。

韓世忠招曹成降之。

世忠旣平范汝爲。旋師永嘉。若將休息者。忽由處信至豫章。連營江濱數十里。羣賊不虞其至。大驚。世忠因使董收招成。成方爲岳飛所追。乃率眾降。得戰士八萬。遣詣行在。

六月。頒戒石銘于州縣。

以黃庭堅所書戒石銘頒于州縣。令刻石文曰：爾俸爾祿，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難欺。

秋八月，召朱勝非兼侍讀，胡安國罷。

帝初卽位，召安國爲給事中。黃潛善惡之，遂罷。潛善去。

復召爲中書舍人，兼侍講。安國因上時政論二十一篇。

略言：保國必先定計，定計必先建都。建都擇地，必先設險。分土必先制國，制國以守，必先恤民。夫國之有民，猶人之有元氣，不可不恤也。除亂賊，選縣令，輕賦斂，更幣法，省官吏，皆恤民事也。而行此有道，必先立政。立政有經，必先歲實，而後賞罰當。賞罰當而後號令行，人心順從。惟上所命，以守則固，以戰則勝，以攻則服，天下定矣。然欲如此，顧人主志尙如何耳。尙志所以立本也，正心所以決事也，養氣所以制敵也，宏度所以用人也。寬隱者，帝王之能事畢矣。論入，改給事中。入對，帝曰：聞卿大

名，渴于相見，何爲累召不至？安國辭謝，居旬日再見，以

安國能勅勝非之罪而不
祭秦檜之如郵事後之
是非易明先幾之得失難
料或可寬其責然以所
間游辭可方荀彧之言而
論亦不宜輕爲稱許夫彧
身佐曹魏後雖以言
見忤而死豈能順其從逆

疾力求去。帝曰：聞卿深于春秋，方欲講論，遂以左氏傳付安國點句正音。安國言：春秋經世大典，見諸行事，非空言比方。今思濟艱難，左氏繁碎，不宜虛費光陰。耽翫文采，莫若潛心聖經。帝善之，命兼侍讀，專講春秋。先是秦檜欲傾呂頤浩而專政，乃多引知名士，布列清要，以自助。安國嘗聞游酢論檜人材可方荀文若，故力言檜賢于張浚諸人。及頤浩自常州還，憾檜欲去之，問計于席益。益曰：目爲黨可也。今黨魁胡安國在瑱闥，宜先去之。會頤浩薦知紹興府朱勝非代已都督，帝從之，命下。安國奏：勝非與黃潛善、汪伯彥同在政府，緘默附會，馴致渡江，用張邦昌，結好金國，淪滅三綱，天下憤鬱。及

之罪檢以離便相方亦何
足取乃安國力舉其賢徒
受黨賄之目此不得謂爲
虛聲所惑也迂儒評庸人
材每多偏執阿好又不幸
爲小人所愚遂致失足雖
拔楊時之可蔡京亦猶是
也

正位冢司苗劉肆逆貪生苟容辱逮君父今強敵憑陵
叛臣不忌用人得失繫國安危深恐勝非上誤大計帝
爲罷都督之命改兼侍讀安國復持錄黃不下頤浩特
命檢正黃龜年字德則福州人書行安國言有官守者不得其
職則去臣今待罪無補既失其職當去甚明况勝非既
臣論列之人今朝廷乃稱勝非處苗劉之變能調聖躬
昔公羊氏言蔡仲廢君爲行權先儒力排其說蓋權宜
廢置非所施于君父春秋大法尤謹于此建炎之失節
者今雖特釋而不問又加進擢習俗旣成大非君父之
利臣以春秋入侍而與勝非爲列有違經訓遂臥家不
出頤浩勸帝降旨曰安國屢召偃蹇不至今始造朝又

數有請初論勝非不可同都督及改命經筵又以為非
豈不以時艱不肯盡瘁乃欲求微罪而去其自為謀則
善如國計何落職提舉仙都觀秦檜三上章留之不報
侍御史江躋字元壽衢州常山人左司諫吳表臣字正仲永嘉人論勝非
不可用安國不當責于是與張燾字子公饒州德興人考宋有兩張燾一字景元神宗時給事中一即此程瑀字伯禹饒州浮梁人胡世將字承公馬陵人劉一止字行簡歸安人林待聘樓炤等二十餘人皆坐論黨並落職罷
官臺省為之一空

以孟庾同都督江淮荆浙諸軍事

秦檜免榜其罪于朝堂

先是著作郎王居正字剛中揚州人與秦檜並及檜執政與居

河北人歸金中原人歸劉
象則宋之所餘有幾檜此
策不復心存宋室罪已當
誅且以叛逆僭竊之豫公
然視爲與國其心尤不可
問高宗能燭其奸而正斥
之爾復關于事理者乃方
擢用示不復用未數年論
代張浚相位卽有奏檜何
如之間其心固未嘗果下

正論天下事甚銳。旣相所言皆不酬。居正疾其詭。言于
帝曰。秦檜嘗語臣。中國之人。唯當著衣啗飯。共圖中興。
臣時心服其言。檜又自謂爲相數月。必聲動天下。今爲
相設施止是。願陛下以臣所言問檜所行。檜聞而憾之。
出居正知婺州。及胡安國罷。呂頤浩諷侍御史黃龜年
劾檜等。專主和議。沮止國家恢復遠圖。且植黨專權。漸
不可長。乃罷檜相。仍榜朝堂。示不復用。初檜所陳二策。欲以河北人還
金。中原人還劉豫。帝曰。檜言南人歸南。北人歸北。朕北
人將安歸。檜語乃寒。至是帝召直學士院蔡崇禮。語以
是事。及居正所言。崇禮卽以帝意載于制辭。播告
中外。人始知檜之姦。蔡崇禮字叔厚。高密人。

彗星見。赦求直言。

九月。韓世忠大敗劉忠于蘄陽。

今蘄州是。本蘄春。晉改名。後雖復舊。並得蘄陽之稱。

惡槍故旋復柄用聽其誤
國而不悔總由和議之說
深中高宗隱微遂不肯終
于擒棄則一時之榜罪朝
堂第為眾議所迫而非其
本懷耳

征北原什退鑑朝覽卷之十五

猶壽春之兼忠走降劉豫
稱壽陽也

世忠白豫章移師討劉忠駐兵岳州之長樂渡在岳州府平武

縣大敗之忠走淮西尋以眾數萬據白面山營柵相望

世忠至與賊對壘弈棋張飲堅壁不動眾莫能測一夕

與蘇格聯騎穿賊營候者訶問世忠先得賊軍號隨聲

應之周覽以出喜曰此天賜也夜伏精兵三千于山下

與諸將拔營而進賊方迎戰伏兵已馳入中軍奪望樓

植旗蓋傳呼如雷賊回顧驚潰世忠麾將士夾擊大破

之忠走降豫宋史世忠傳作斬忠首與本紀不同今從本紀又解元傳元周覽賊若得其形勢歸

告世忠世忠遣元以兵薄賊賊眾莫支遂平與世忠傳互異今從世忠傳解元字善長保安軍人

王倫還白金

倫旣被留久。尼瑪哈使烏凌噶思謀見倫。語及契丹時
事。倫久困懷歸。乃倡爲和議。謂思謀曰。海上之盟。兩國
約爲兄弟。萬世無變。雲中之役。我實饋師。贊成厥功。上
國之臣。嘗欲稱兵南來。先大聖惠顧盟好。不許厥後舉
兵以禍吾國。果先大聖意乎。況亘古自分南北。主上恭
勤英俊。並用期必復古。盍思久遠之謀。歸我二帝太母。
復我土疆。使南北赤子。無致塗炭。亦足以慰先大聖之
靈。幸執事贊之。思謀沈思曰。君言是也。歸當盡達之。已
而尼瑪哈至。曰。比上國遣使來。問其意指。多不能對。思
謀傳侍郎語。欲議和。決非江南情實。特侍郎自爲此言
耳。倫曰。使事有指。不然。來何爲哉。人定者勝天。天定者

亦能勝人。惟元帥察之。尼瑪哈不答。及是。尼瑪哈忽至館中。與倫議和。縱之歸報。倫至。入對言。金人情偽甚悉。帝優獎之。時方議討劉豫。和議中格。久之。乃以潘致堯爲通問使。復如金。

復以朱勝非爲尙書右僕射。同平章事。兼知樞密院事。以王似爲川陝宣撫處置副使。

張浚在關陝三年。訓新集之兵。當方張之敵。以劉子羽爲上賓。任趙開爲轉運。擢吳玠爲大將。子羽慷慨有才略。開善理財。而玠每戰輒勝。西北遺民歸附者眾。故關陝雖失。而全蜀安堵。且以形勢牽制東南。江淮亦賴以安。朝廷疑浚殺趙哲。曲端爲無辜。任子羽。開玠爲非。是